

水原白氏舊譜序

惟我白氏族譜修正之議其來久矣昔者嶺南人爲長興倅也諸宗咸勸以刊譜厥後爲本道兵使而獨刊厥家譜蓋休菴公近族分派也其疑惑誠可付一哂矣於壬子年間宗丈漢相氏爲我地主更發此議余季父與長興諸宗人發文始事而有不可成之端亦未免中止可勝歎哉昨冬宗人履善甫以諸宗意來言其修譜余豈以既往之事不爲樂從耶宗人瑞昇履泰氏收各派單子屬於余曰將以此修正也余於是不唯從而吾派子孫則隨吾意稍加詳錄後之覽者或有知我罪我者耶余今修正已訖姑舍其他惟以修譜之顛末發明如此云

崇禎再辛亥清和上浣後孫受珩謹識

舊譜序盡佚於庚申變故而只有此一板下面上面二序者果
不我欺噫貞海君功勲事榮耀諸方策岐峯公之文章學識擅
名當世東潁公之隱遁教授人皆艷慕王峯公之清脩苦節聳
動汚世松湖公之克紹家業爲世聞人斯皆昭昭於諱字之旁
註凡我子孫卽此譜中對越諱字玩復旁註則其所興感之心
必倍平日益思所以繼承之道然則斯譜之功不但在在收宗
族不忘本而已肆余敢以此說並序于簡末嗟我宗族盍亦勉
之哉歲在

崇禎後再辛亥四月上泐後孫受璫謹序

譜者譜其族也夫族之近而遠者如尺之有寸而積寸至尺也
族之親而疎者若秤之有星而從星至兩也非譜無以明一本

爾遠者愈遠非譜無以敦九族而疎者愈疎矣譜之作豈偶然
哉厥初湖南之有白氏實由我十四代祖判書公之謫長水以
來而其後子孫或長與或靈巖散處而離居世系之稍遠族分
之漸疎不惟面不相識或至名不相聞則當初一父母之身畢
竟作行路人看過了此眉山蘇氏之所以有譜而今我白氏之
譜亦不可不作也肆我宗叔受珩氏慨然有感于茲仍遵壬午
之起義至辛亥之合部而緣吾近派之支衆終致大事之披摺
則噫噫一之而不諧再之而不諧者豈非吾門之不幸而亦非
吾派之羞事乎茲以不佞與從弟瑞弘敢自主張決議鋟木辛
亥之合部今始刊行

水原白氏族譜序

氏族皆譜也譜所以著世代辨昭穆明嫡庶而曰睦曰姻焉之
綱之紀也抑莫非儼一家之春秋而揭一門之星日也一本而
萬支萬支而一本者非譜何知其本文之如何同源而分派分
派而同源者非譜何知其源派之如何然則氏便族族便譜者
不其重且大乎顧惟我白亦氏族也我東水原白氏之族自判
書公諱天藏始而判書公出仕于大小華而其後名公鉅卿不
敢指其一二而止我白之家風世德不待陸海潘江之先陳始
述而見諸方策耀乎耳目者雖謂之望族清班可也近代以來
盛衰固變而各派子孫散處離居或長興或靈巖或光州綾州
咸平康津寶城同福興陽等地而合譜之經紀者歲已累矣年
又深矣壬午再過庚戌辛亥庚申亦將周甲而迄未得合譜刊

行者亦獨何哉噫口痛哉忍說諸事之始終事雖已往而心猶
餘寒口尚遺喏語長難竟寧欲無言甚矣甚矣孰無庶派惟吾
家庶派之耻爲庶也不啻如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
搆虛捏無而敗倫亂常必欲至於無嫡庶之地者有若水與炭
相交而便成天與水違行也未知積幾年所幸賴中吉終凶之
象而顯道昭仁常刑明仁從頭元惡已脫無及而至尾首罪苟
活有法屏流之不與之同道則放逐無異於鈇鉞矣六五之貞
疾恒不死者定是交易變易而毫髮不爽底理也於此是乎凡我
同宗同志共奮共事而不以不佞而不佞付托以重大之事於
膚識安見者辭之不得一從門議而夙世隔憤之事今始刊合
以行其無僭踰之罪也耶深有感且愧於斯焉

上之六年辛丑正月下泚後孫時龍謹識

於戲族譜人家大事而吾家世譜迄未刊行者何也噫十代祖
貞海君妾子世任世均之後孫漢七輩嫌其廢名之在身庚申
年成譜印出際漢七輩率其內外族黨突入譜廳捫打主事之
人流血淋漓且毀破家戶掠奪草譜及可考文券又從以撻碎
十一代祖平澤公考妣位上下葬墓碣甚至於誣罔擊錚相訟
三四年猶未決末矣歲乙未如梟如獍者思聃及瑞殷瑞章輩
又踵舊惡以無根無據之說肆然擊鼓至于行查而天有顯道
國有常刑其爲首惡流三千里所謂罪歸罪者功歸功者今乃
與各派諸宗謹以刊譜以行憲一以復十一世之讐一以雪先
父兄之耻凡我同宗子子孫孫永世刻心不忘

歲辛丑端正下浣後孫時誼血泣書

水原白氏族譜跋

於戲合譜之義大矣哉人紀肇修親秩自殺則兄弟之初一人之身而于迺父之父祖子之子孫二世三世傳之累世支分派別非譜何以甄祖鼻而孫耳乎此眉山之譜所由作也惟我隋城白氏自高麗至國朝文武交登簪纓纏綿家聲門望爭稱翕赫而當其時不有印譜之傳而古事莫凭可勝歎哉粵在壬子始有譜議逮夫庚戌更議未就爰及庚申諸宗之公議僉同板印之大事大定而先考與從叔瑞弘氏幹事完役纔印一秩函摯作梗攫去譜板則吾派之羞事延作諸宗之不幸莫重譜事因爾未成各派之共憤共歎凡幾年矣幸而至於丁酉之歲

罪戾戡正則乃於庚子諸宗共詢譜事始成追惟四十年前事
悲喜交擊而尤可痛者庚申年先考所序文及行狀凡例等所
述皆爲凶孽所掠去今不得全編考摩而弁諸卷首不肖之血
泣心燬爲如何哉謹舉其槩以備後覽焉

歲辛丑端月旣望後孫致濶泣血謹識

水原白氏族譜重刊序

肇自太極之判垂瑛之蕃久矣人之其受脉於鼻祖者年代旣
復雲仍俱分由親而疎自近而遠其後屬無異乎路人則烏在
其尊祖敬宗之道哉溯以上則祖宗也父母也兄弟也范文正
公曰自祖宗視之均是子孫夫如是則自子孫視之獨不然乎
是如木之有枝水之有派條柯莖葉各遂其生而其本則根也
江河溝澮各擅其流而其發則源也吾宗族之派分支拆疎遠

而只知其同姓者亦豈非父母兄弟之所自出乎此我東方世譜之所由作也水原白氏 國之望族也麗季寶文閣大提學諱莊世與文衡爲國元龜入 本朝珪組奕世秩綵流慶或以淵源師受有補於名教或以文章節行有鳴於當世如休菴公之道德勲業禮崇配廟貞海君之靖 國元勲昭著簡冊岐峯公之綺歲文章蜚英瀛閣玉峯公之黼黻詞藻並駕三唐爲世宗儒石潭公之器宇魁傑名動中華猗歟盛矣白氏之名節勲業磊落相望宜其爲國著姓也夫湖南中州之汝潁也汝潁奇士之論白氏不多讓焉有是哉白氏之族也凡人之族得姓近則其譜必得姓遠則其譜廣亡則思所以分此亦近代合譜派譜之用乎時中者也去年冬宗議詢同始有派譜之議更爲修

成譜系合印於長興之岐陽祠嗚呼各派子孫散居八域未勝
一齊收單未成合編之美事拊古存今豈勝慨惜然則斯譜也
以重本敬宗之道為其綱領以敦親叙倫之義為其条目則今
日之派譜安知非來日之為大同譜乎白氏勉乎哉程叔子有
言曰厚風俗莫如明譜系蘇明允曰觀吾譜者孝悌之心油然而
生斯譜也其盡之矣禮曰尊祖敬宗故收族尊祖仁
也敬宗禮也收族義也白氏有焉宜其為吾東聞族也宜其子
孫之蕃且行也不佞於白氏有舊而詳聞白氏之德久矣於是
乎益信白君重鉉千里褰足來請弁卷之文辭不獲命略掇數
語以塞其求

崇禎四庚戌嘉義大夫行禮曹叅判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

館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青松沈宜冕撰

傳曰國籍十世之基家乘百年之業國之史乘家之譜牒大小
雖殊其義則一也必辨支宗心明嫡庶行錄必宜凡例必具以
寓秉筆之法是作譜者之事歟惟我隋城白氏著於麗氏中葉
累世出入將相元功茂蹟備載國史入本朝繼為冠冕之族
咸中仁宣之際靖國勲烈名世才行同堂之內蔚然繼興此莫
非祖先積累之效有以致之也為後孫者未克紹陶餘休近代
以來仕宦絕名節微聲聞不及於邦國古家閥閱幾子文獻無
徵溯古觀今寧不惕然自懼耶同我宗者同祖靜慎齊公世派
之濶遠者親屬竭而吊慶不至近世而分派者遺澤斬而族誼
漸殺是則勢也尊祖敬本是吾根天之性而與吾宗所同然者

也擴充是性雖在遠族敦睦之誼惡可已也噫今茲譜役都有
司鯤沭氏幹事二載半塗棄世此為一門之不幸可勝嗟惋哉
淺劣勾當踵成之責而固陋寡聞易致錯戾不敢自寧也斯譜
之作不惟為稽世代辨昭穆而止耳蓋欲使吾同族推廣親仁
之誼使為吾輩後孫者世世相承勿替引之耳惜乎未成吾白
之大同譜者大役不輕衆議未諧未知此後幾年而復合耶近
族亦有一二派未同意見獨何不同誠可悶然也

上之四年癸丑四月下浣後孫基水謹序

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宗積德累仁雲仍蕃衍圭組赫邴歷
數百千歲遺韻餘澤渙在於支別派分之地然則所以上述先
德下序系代捨是譜奚以哉且夫有家之道莫貴於敦親敦親
之道莫善乎合族是故子程子有訓曰收宗族厚風俗此譜牒
之所由起也吾宗之貫隋城而祖靜慎齋其麗不億而名儒碩
德巍勲偉烈間多輩出上下千載輝映方策則何敢偷揚先懿
妄為贅說者哉惟我世譜蓋自辛譜以後再校而為戊譜印本
或有訛誤常欲更修而未遑者也自戊至今殆過四十餘年則
抱孫而未及載者多矣蓋棺而未入錄者有矣必系名啣不復
識別則以其曾衛之同親便作楚越之相視此豈敦宗之厚誼
乎且譜牒勢不可大同則雖為必譜不猶賢於已乎惟予不肖

不堪校讐之任博謀諸宗自靜慎齋以下分爲一部派譜雖未
得諸家之體務從簡嚴期無混雜求告來許以俟續修而其在
一門同堂親疏厚遠之道庶有補云

上之四年癸丑四月下澣後孫龍河謹序

有宿構故
卒後追紀

昔我高王考省庵公庚申譜序曰非譜無以明一本而遠者愈
遠無以敦九族而疎者愈疎從祖考竹窩公辛丑譜序曰譜所
以著世代辨昭穆明嫡庶而儼一家之春秋揭一門之星日夫
吾家譜法果與歐陽公之取法於史氏年表者蘓老泉之取法
於禮家宗統者同一規也而程夫子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
本之意渾在其中黃山谷譜七世以上闕疑而致慎之意亦有
寓焉歷代紀譜之規可謂該得而全義也哉吾家之遺緒嚴乎

吾家之筆法敢不繼述乎亦盍鑑戎乎粵以戊辰之年京鄉合
譜而篇帙浩汗多有訛舛故起欲重刊而事體鄭重猝難經紀
矣閱世後戊戌始發譜議而緣他不諧越八年乙巳之冬又發
論又未果庚戌乃發派譜之論以我四從兄鯤洙氏定都有司
都有司仍排定各有司而以不佞與龍河氏爲長興校正基漢
氏爲靈巖校正校正之責衆何如哉不佞則知讐校之極艱者
雅矣固辭再三都有司竟靳許故不獲已與再從侄樂鑑稽古
牒攷新輦戊辰以後生遽作蒼顏白髮無不育子抱孫祖子孫
三世并存者多矣比舊戊辰印譜時不啻倍蓰年甲又將重回
則繼舊刊新果是不可已之事也乃一肩心力期於準事而一
依辛丑譜凡例且遵都有司酌定以予護寡何敢贅說最可追

惟而興感者我東之白自麗朝進士大司馬公始而隋城之貫
自政堂文學公始焉嶠湖二南之有白氏蓋自大提學公謫居
長水之後則血脉本於一身而雲仍遍於列邑者譬猶木之正
榦分而爲枝水之發源達而爲委其麓不億則此莫非祖先積
德累仁之所致也世襲簪纓入朝有輸忠之節出宰有清德之
頌倡義靖亂之功應選價使之才隱遁教授師友淵源屏翰之
材文獻之府前後寢郎大小科榜竟不墜名家之聲而至今鐵
步鞭之猶存者亦豈非祖先懿範休澤之所及乎世德家風備
述於諱字之旁註前人之序跋不須枚舉而疊床今此派譜既
略且單豈欲一人見漏乎猶或有圭甬而不合者力綿而未及
者誠可慨也其他仍舊而舊譜之未備者據於國乘及邑誌考

諸家藏與世籍或正其錯誤或添以載錄果有考證而然又從
僉議以正何敢逞其淺薄乎若其修輯之勤大賴都有司之在
旁事半功倍矣未了一簣而不幸喪逝可痛可惜更以族長基
永氏議定都有司而仍值年荒且因財匱掇後二載子無更設
之望而宿債夥然必報後乃已則言念事幾實是吾門之欠典
而他人之所譏肆予隻手周章叩畢于家而枉殺其冊圖勢使
然敢自賢勞哉嗟我諸宗卽此新諸推本溯源而尋其枝流則
某人是某派而大宗小宗遠族近族曰昭曰穆叔兮伯兮秩
然歷歷焉瞭在於目而如指諸掌矣雖面目不知聲聞不久而
猶不同於路人者以此譜系之明也倘所謂明一本敦九族而
遠者近疎者親著世代辨昭穆明嫡庶而儼一家之春秋揭一

門之星日者非耶此是收宗族不忘本之一大機也為其子孫者攀歸新譜尊閣而敬覽則敦睦親愛之心自不覺油然而倍舊益新矣吾宗之義風豈不休哉豈不猗哉後役之後不可無重刊顛末之記故忘其僭逾拙搆以謹識

歲癸丑清和之下浣後孫會洙書

古者立祭義以合族夫祭自祭禘祭祖至於祭始祖而繼禘繼祖祭始祖之宗立焉宗立而自祖禘至始祖之族合焉此乃大宗法也自始祖以下之族世代衍長派系分歧雖有宗法不可無繼序目錄而况宗法既壞子有族而無譜族不為族人紀幾乎熄滅先民修立譜法者為此懼也我白自羅李歷世四十六年紀千幾百世初累夏舊譜不傳上系十七世譜蓋多舛謬具於

各派家乘而未有參攷明文尚闕載譜以上世宗法論之夏祖
顓頊而祀為之後殷祖契而宋為之後夫子所謂文憲不足徵
者較諸私門一宗亦不爽矣凡此修譜之規尊祖為先次而收
族統之以敦親之義一書中三致意焉儘可敬也義例之嚴引
系之詳尤所謹慎則當系而不系實與不當入而入其失惟均
攷諸文籍採其實蹟終以宗議從其所可未知不有後來之誦
耶吾家諸先獻勲名事實清修苦節對越譜冊赫々若眼中事
見人之善反省乎已此人之常性於其祖先孰不有興感之思
乎因是激勵愈發大進成就無忝爾生則斯可謂善繼述者矣
士食舊德農服先畝昔人有訓吾與諸宗盍各勉旃哉
崇禎紀元後四癸丑初夏之下泮松湖公八世孫基休謹識

夫人倫本乎天理譜牒本乎人倫所係之義至為慎重也歟人之遇同姓人必問其封貫分派知為同族則愛敬之心油然而發出者則本性秉彝之天也不有斯譜何從而明其為同祖之族乎我東白氏系山水原有元居白移來白則吾白也今吾同譜之族皆以中祖大提學公耳孫分為各宗散居嶺湖諸道惟我十二代祖叅判公後孫著在長靈兩邑子姓繁衍列邑諸宗亦不為必可無氏族之譜乎粵昔庚申譜事至辛丑迺成今去去去早丑一周甲而復十二暮名載而身存者無幾人焉戊辰合譜必流浩漫間有錯誤未成完譜歲且三紀有餘其時未冠者今為祖子孫三世上而溯之祖宗之遺澤寢遠旁而比之族親之昭穆漸疎其遠其疎奈如之何然而譜牒隨成則雖

百代之遠世派之分本支之別若網之在綱而不紊若梓之有
星而相稱矣韋茲修譜之議成於庚戌自辛亥經始翌二年功
訖先庚後庚上辛下辛抑亦有待而然耶凡譜法諸族派系迭
次相間而今則世代遼遠似續益繁取便於攷閱自今派以下
以一宗為一卷則岐峯公風岑公玉峰公三宗當合卷而編帙
大小不均分屬上卷各派單本未滿卷者隨序次裒輯成卷舊
譜所載先世事實墓碣銘詩集序公查文案諸序文所當沿緒
仍舊本印出諸先獻學行文章勲勞事業旁註備行狀在不致
加一辭者自懼僭越之罪爾

當守四年癸丑四月下澣後孫璟鉉謹跋

水原白氏世譜卷之一

始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白揮

子簡美

子光臣

子大節

子元貞

字慶悅號蒲洲

字慎甫号月谷

麗景宗朝進士仕

謚 愍

子景臣

子真植

元時年十六謂成宗朝及第光祿

字雲瑞門下侍殺宗朝中書省上

之地上仙大司

太夫判兵部事

中兼上將軍

將軍兼西北部

馬大將軍配

監修國史兼大

寡言善斷杜門

兵馬軍事公

王氏威靜公式

將軍事

謝客綠竹歌舞

性清直寬厚不

廉女

文宗朝常患風疾

自娛司空李諧

節不抗與女真

累表乞骸歸寧

吉勸就職公不

累戰有功封林

海田庄累徵不

樂曰此時林好

城君配京山

就而卒享年九

擅權崔哥賣爵

李氏豐川史潤

十七王遣禮

國家之亂忤日

宗女

官致祭有學業

至矣仍挈妻子

善屬文國家詞

隱于太白山不

命皆出公手

與人接

墓寧海龍頭山

東麓楸子洞甲

睿宗果徵終不起